

陳玉圃

中国画艺术研究

朱留心 /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陳玉圃

中国画艺术研究

朱留心二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玉圃中国画艺术研究 / 陈玉圃编.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102-05386-8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玉圃—中国画—艺术
评论 IV. ①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140 号

陈玉圃中国画艺术研究

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电 话 发行部: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 65229381
编 著 朱留心
策 划 陈文璟
责任编辑 李宏禹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安鸿燕
整体制作 吴建荣
校 对 魏雅娟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8
印数: 0001-1000
ISBN 978-7-102-05386-8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前 言

第一章 走进陈玉圃 /2

第二章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 /12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之内涵 /13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之启示 /16

第三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气韵 /50

第四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造型 /56

第五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构图 /56

法无定法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一个特点 /71

开合自然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二个特点 /75

虚实相生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三个特点 /77

聚散依理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四个特点 /81

疏密成趣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五个特点 /85

奇正相生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六个特点 /89

知白守黑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七个特点 /93

刚柔相济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八个特点 /95

第六章 陈玉圃绘画成就之成因 /98

苦难阅历积累的深厚社会生活感悟 /99

高尚的人品决定的清灵审美取向 /100

卓越的见识和深刻的艺术思想 /102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全面的艺术修养 /115

超常的艺术想象力 /118

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 /120

陈玉圃先生是当今画坛与众不同的一位画家。他提出的“中道画论”，总结了以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为基础的中国绘画艺术中“技与道”的关系以及相互转化的过程，解决了在具体的绘画艺术实践中方法论问题，受到思想界、美术界关注。他把“禅”文化融入美术，营构了清灵空寂的艺术意境。他在艺术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传统绘画艺术形式的进一步完善。

在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的语境下，如何坚守民族文化、有借鉴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达到进一步地发展民族文化，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画以及在正确的道路上从事创作，是美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需要遴选一些具有影响的成功个案作为总结的素材。陈玉圃绘画艺术理论及其艺术成果，正是这样一个恰当的总结成功经验的素材。因此，我们从传统的绘画构成要素入手，对其绘画艺术之意境、气韵、炼形、构图及其艺术成功之成因进行了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仅供读者参考，不妥之处，恳望赐教。

第一章

走进陈玉圃

陈玉圃，以前知其画而未识其人。因其为山东籍，又为南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是一个在中国当代画坛有影响的艺术家，所以，又想象其必然是一个终年留着长发、穿着西装、脚穿皮鞋、昂首挺胸、不苟言笑的人。及至见面，哑然失笑，才知陈老师的衣貌和自己的想象完全相反，自责错把电视上某些画家的形象硬套在了陈玉圃身上。原来，他是一个非常朴实、常年布衣素食，连皮鞋都不穿的人。与人说话，和蔼地笑着，不紧不慢，文质彬彬，从来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不看气质和风度，只看穿着，与农民无异。他有三支笔：一支绘画，一支写字，一支作诗写文章。

要了解陈玉圃的绘画艺术，必须先了解他的人生经历。

陈玉圃的经历颇具一些传奇色彩。

陈玉圃是一个经历苦难后自强不息，从困境中昂首走了出来的画家。

陈玉圃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其实也是一本苦难的传记。

陈玉圃1946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区遥墙镇陈家岭村一败落的书香之家。其祖父稍有田产，居家衣食尚可周之，当属殷实之户也，伯父辈中，有几人颇具文采，曾取得秀才功名，以诗文而名远近，故为一县之名流。至其父辈，家道中落，故其父6岁辍学，其后躬耕垄亩。算起来，陈玉圃出生时应属无产阶级，因此，其出生后便有心志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也。他幼时聪慧，尤喜绘画，一度曾因画废学。1961年，陈玉圃初中毕业后，报考以绘画而闻名的浙江美院附中，但此类学校，只招收城市之子女，农村学生，只能在有泥土的学校读书，此乃政策之规定也。盖中国人在此时，已分三六九等矣。希望破灭，陈玉圃在农村当一名民办小学教师。课堂之余，三更灯火五更鸡，未敢废其所好，依旧勤奋学画。1962年夏，因买纸去济南，偶遇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黄芝亭先生，黄先生赏识其才，遂又荐之于著名画家黑伯龙先生，同年春节，黄先生又约其拜见著名画家陈维信先生，陈玉圃遂为黑、陈之二先生之入室弟子，开始临摹王

石谷诸昔贤印刷品及书法，同时临摹陈维信先生画稿。是年其16岁。少年得遇良师指授，求学之路顿时柳暗花明。在修理地球公务之余，陈玉圃坚持求索，因此学业日进。1976年，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艺术系破格聘其为山水画教师。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农民，到大学任教，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当下，其社会巨大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不料行前天降横祸，椿庭凋落，其父竟溘然长逝！说到陈玉圃的父亲，这位老人十分令人敬佩。他不仅对陈玉圃有生养之恩，而且是陈玉圃绘画艺术事业的坚强支持者，他坚信儿子的绘画天赋是卓越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大的成就，所以，在生活中，他从来不让儿子去干那些琐碎的家务，不仅如此，凡家中有支使陈玉圃去做绘画以外的事务时，必然遭到他老人家的责骂。在当时的“读书无用论”的社会环境下，上学尚且不被重视，遑论绘画，更何况是一个农家子弟，学画有什么用途呢？但陈老先生自有远见，为陈玉圃在不利的大环境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绘画的小环境。对比现在和当时有许多父母早早地让子女辍学去充当劳动力以分担生活之忧，就可见陈老先生之见识是多么的卓而不群。陈老先生之去世，使陈玉圃一家顿时天塌大半，一股锥心之疼，令其悲痛欲绝。陈玉圃含泪葬画祭父以表哀思。从此，失去父爱，眼前一片萧杀悲凉。祸不单行。1977年，正在山东曲阜教书的陈玉圃因受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影响，蒙冤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罹此大祸，此时的陈玉圃，艺术成了慰藉心灵的唯一精神食粮。冤狱平反后，1980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艺术学院，成为黄独峰教授的中国画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山水、花鸟。仅有初中学历的人考入研究生，实属破天荒。一时间，山东省一些报社记者争相前去采访，但陈玉圃拒绝接受采访，他淡然一笑，负笈飘然去了广西。1982年，陈玉圃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从事专业的美术教学和创作。1990年冬，慈母去世，从此，椿萱俱凋。之前之后，更遭恩师黑伯龙、陈维信先生去世，陈玉圃痛悼之余，深感人生无常，是年接触佛学，开始素食。1997年，陈玉圃调入南开大学东方

艺术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以上资料来自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中国当代名家画集——陈玉圃卷》)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相互交错制约。他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这些原因的竞相迸发。苦难是人生的良师。经历过苦难的人,未必事业能有所成,但是,事业能有所成者,则必须经历苦难。所以,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办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草创未就,以就极刑”。此后发愤,终有《史记》流传千古。陈玉圃与先贤一样,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在绘画艺术上卓然成家。研究陈玉圃绘画艺术的学者张荣东在《画境入禅》一文中,谈到人生痛苦为陈玉圃带来的生命体验时说:“人生的曲折使陈玉圃进入深层的思考,他逐渐在庄子的‘天道有知’、‘无为而作’的思想中找到了人生与艺术的共鸣,在道学思想的关照下,每个人都是多么渺小呵,大自然宽广博大,生生不息,处处体现着生与死、动与静、虚与实的辩证统一,那里面有生命与艺术的真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玉圃开始与佛文化结缘,他选择了甘守寂寞之道,从而亦使其‘画道无为’的艺术观找到了支点。陈玉圃由此觉悟了艺术的真谛,他的画道论、心画臆说等艺术思想逐渐成熟,在至真至善的艺术思想关照下,勤修养,重觉悟,形成了空灵悠远、宁静无尘的艺术风格。”我同意他的看法。近年来,陈玉圃绘画艺术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独具风格的具有全面修养的文人画代表人物,这一段痛苦的人生经历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创造艺术是一件煞费心血的事，又不能裨益实用生活，许多艺术家都以穷困终身，何以追求艺术者仍络绎不绝呢？这就由于艺术是一种情感的需要。真正的艺术家心中都有不得不说的苦楚”，“饥寒可忍，垢辱可忍，烦恼可忍，一切可摆脱，独有艺术不可摆脱。艺术家的胸襟大半如此，他所以不能放弃艺术者，就是因为受情感的驱迫。人有情感自然要发泄。……文艺是表现情感的就是帮助人得到舒畅而免除抑郁的一种方剂”。在陈玉圃的人生经历中，以上种种，仅仅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事实上，凡是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年龄的人，除单独承担个人遭遇所带来的痛苦外，还要和其它同龄人一起，共同忍受那个时代带来的压力。在陈玉圃出生时，正是抗战胜利初期，也是内战开始时期，生长在一个民族受苦的年代，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接着，他要经历1960年以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要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1946年到1966年，正是陈玉圃成长的青少年时期。这个阶段，他吃饱饭的日子应该屈指可数。可以说，这个中国人共同的艰难岁月他也必须扛过。在这个岁月里，吃饭既然已经成为问题，遑论学习绘画。一个吃饭无着落的人，又从哪里去弄钱买笔墨纸砚？但是陈玉圃挺过来了。这其中的艰辛岂是一篇文章所能写尽的。天下读书人心志之苦，有可对人言者，有不可对人言者。不可对人言者只能是自己慢慢地咽下。但是，我们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真正的勇士，他在苦难中，往往产生一种强大的反抗命运的动力，苦难越深，他的动力越大。这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开始。如果此人在苦难中坚持寻求真善美，那么，他必然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而他的一切苦难又反过来会转化成他事业的奠基石。苦难越深，他的奠基越大、越牢靠。这个苦难也决定了他走的路途远近。陈玉圃从艰难竭蹶中站起来，他的经历具有人生的启示性意义。从苦难中，他把艺术与人生联系起来参悟其中妙谛，提出了中国画的画道论的观点。可以说他是当代画家中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虽然他的画道论现在还没

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没有被更多的人运用到具体实践中，这与时代有关。时代进入了热炒时期，而陈玉圃却远尘嚣去作了闹市中的隐者，既然是隐者，那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及其画道论呢？《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陈玉圃深知，物质世界的一切花红柳绿，无时不处在渐变和突变之中。他坚信佛所说的“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他知尘世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如逝水东流，无休无止。世间一切虚幻，如过眼烟云，如梦幻泡影。物质世界如此，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作画，都必须涤俗虑，净其心源，方可显现灵明，以图至真至善之境，而回归与证悟那个真实不虚、如如不动的道体，反观世间芸芸名利之客往往挖空心思，以穷毕生精力去追逐、竞争钻营，纷纷挤身于名利之场，而他却能遗世独立，洒然尘嚣之外，世人多为一时之光环而炫耀，以至忘乎所以，他却冷眼旁观，以诗画品味寂寞，所以他笔墨之中能散发出一股幽深玄微的真气。在人生哲学与绘画理论上，他认为“无论有，还是空，都不是绝对正确。那么正确的在哪里呢？其实正确也不离乎空、有，亦不执著空、有，从容中道，才是接近正确的途径”。（见陈玉圃《山水画画理》）在生活上，他崇尚真性情。他把体现平常心当作修道的人生课题，进而化作艺术审美的途径。在当今社会，物质是人们追逐的第一目标，因此，物欲的膨胀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名与利的蛊惑使原本淳朴的心灵被切割、扭曲、变形、污染，以致失去了自我。人生如是，艺术亦如是。与之相反，陈玉圃与其艺术却处在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他的价值观念是无为、礼让，甚至是示弱。示弱的表现是不争。面对这个被物欲污染星球的人生百态和画坛百态，显得从容而自信。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言易证之陈玉圃先生。

一个喜欢干净的厨师，作出的饭必然干净；一个齷齪的厨师，作出的饭菜必然也齷齪。心中干净，身上才能干净。（当然也有心中干净身上不干净的，但干净的人必须心

中有干净的概念。)同理,高雅的艺术为高雅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普通的艺术为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白。所谓“人品既高,画品不得不高”就是此理。人品既高,行为必然高于时流。他的一言一行,透露出清爽的文化气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散发着动人的人格魅力。他把这心灵的清纯和行为的高洁转化成笔墨语言,必然也会营构另一种感人的精神世界。因为在他营构的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感人的纯真、助人的善良和动人的美。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君子超然独处,世俗未必理解和呵护,文人的苦难便由此而出。文人的这种苦难,千百年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文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必然要承担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又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又把文人的品格锤炼得更加高尚。这种品格表现在绘画上,必然会带来意境高远、笔墨清润,形式独特的艺术特征,有时候,就是连审美所欣赏的对象也与众不同,他会去观照别人所看不见的生命,或是观照别人看得见但却不愿意表现的生命。他因此会去表现一种超然出尘的艺术。这种人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已经很少了,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少数,陈玉圃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陈玉圃的超然生命个性是他人生修养的重要标志,是他艺术不同于一般人的原因,是他清寂绘画意境的来源。他的笔墨之间,传输的是个人的真性情。他的艺术就是他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心灵的诉求。他做人是真诚的。我和他交谈,听他和别人聊天以及作起事情来,言行之间都是充满真气。他谈起自己年轻时候接受老师黑伯龙、陈维信、黄独峰、黄芝亭等人的教诲,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在谈到自己的父亲克勤克俭支持自己学习绘画却不幸英年早逝时,总是声音哽咽、眼睛湿润,他的真情也常使我感动不已。陈玉圃对妻子的情感也甚为画坛称道。他曾经画过一幅《赠妻图》,画中一对夫妻在低矮的茅屋下共同读书。这是回忆年轻时候他们苦难中的美好生活,画中题诗曰:“荠麦青青,晚风飘香,田边村头,新月悄上柳梢,两情愉,撼无画



意，亦无诗情。毕竟鸾凤成真凤愿酬。惟打磨地球事业，未堪忆，泪汗留。如烟往事依稀，恨秋霜染我白头。莫说是乌云遮月，且须放眼，看清辉，须臾洒九州。琐细事、不堪忧。”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其妻杨女士，慷慨而有胸襟，美丽而贤惠，处事多才，巾帼不让须眉。在苦难的日子里，勇敢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和陈玉圃共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度过坎坷的岁月。妻子有病动了手术，陈玉圃为此焦虑，终日地陪在身边，不愿远离。妻子心情烦躁，他就耐心地宽慰，为她调节情绪，妻子身体不舒服，他就为她按摩，帮她活动一下筋骨。他曾多次向我谈起妻子的病情，看他的神情，听他的话语，恨不得将妻子的病情移到自己身上。2009年元月，他和何家安等人在广东搞画展，当时，他妻子刚做完手术，身体很差，在广州他惦念妻子，每当谈起有病的妻子，他脸上便显示出忧虑的面容，大有一种很快找到让妻子康复的良方才可快慰的情怀。画展开幕后，他马上匆匆赶回家，去照顾妻子。患难夫妻，如此相亲相爱，真令人感佩。这种生活中的真情就是他虽知五蕴皆空，却不执着于空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人生

修养的大境界的具体体现之处。这也证明了那句名言：“是真佛只说家常”。他曾刻过一方“画心”，就是求其为人和作艺术务求率真之意。我写此文时，问他有无近作，以便先睹为快，他告诉我没有满意的。我曾接触过许多画家，有名的，无名的。他们常常对我说：“我的画画得多么好啊”，“我的画在美术史上有重要的一笔”，“我应该是大师级别的”。我看这些人的绘画，不仅为他们画得糟糕而头疼，而且为他们的厚颜而作呕。陈玉圃在接触人时，平和的语言中，观点是直率的。当今画坛，一般艺术家多从功利出发，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关于创新（此问题下面作详尽论述）、关于写生等，对此，他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下又是一种很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尽管十分微弱，但他是一个从事艺术的画家从自己的社会责任出发，从民族的教育大业出发，从中国美术长期健康发展的目的出发，发出的心灵呐喊。它是一种反潮流的声音。创新的观点及结果究竟如何，我们在此无须多谈，历史自有公论，但是陈玉圃敢于在众人皆醉甚至发狂的声音中响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不说明他超然和他的真诚。这种直率表现在绘画上，就是他那种自由奔放、一泻千里的笔墨线条。同时又是他绘画中的高士们在烟云中的高标孤迥。这其实也是他以其卓越的艺术识见，过人的智慧创造的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他努力挣脱人世间的名缰利锁而向往精神之彻底解放——如如之境，其笔墨之间一任性情之驰骋，因此优美而清纯。其画中的意境可以聚焦在任何寻常时事之间，而展现着清静与灵动。或一曲山溪，或一片危石，或半间草屋，或几株野树，或放舟，或读经，或对弈，或论道……笔与墨会，情与景合，自由而奔放，从容不迫，是陈玉圃以率真入诸笔墨的大自在境界，也是他真实性情和心灵的栖息之所。无论情、景、笔、墨，这一切其实全由一个“真”字贯穿在一起。

庄子说：“法天贵真。”世间最难求的就是一种真情，绘画最难得的就是一股真气。真情是从心灵发出的不加润色的情感，因是发自内心的肺腑和心声，而能引起了他人的共

鸣。真气是在真情的驱使下，用笔墨语言在纸上进行宣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表现。它没有情感的雕凿饰琢，没有笔触的做作。情趣来时，放笔直书。陈玉圃以一江之水，通五湖四海之水，以一斗室连宇宙之广。至于绘画，在他看来，是绘画，亦不是绘画。绘画，他之法器也，画室，他之道场也。作为文人绘画，这般方有真境界。如此作画，则率意任情，不因时尚，不为功利，不为强权，其艺术之个性于是显呈，非青藤、八大诸贤，谁堪如此也？石涛在《题春江图》时有此感觉：“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把卷望江楼，高呼曰字美。一笑水云低，开图幻神髓。”陈玉圃题画“出有象，入无象，与天地精神独相往来。于是纵横得宜，高下由心”，其心灵驰骋与石涛类同。查古今绘画，有真境界者往往借乎静境之营造，其画往往充满静气。陈玉圃绘画的真带来了他绘画之中的静气，静气是山水画意境诱人的艺术魅力所在，它给人以平和安祥的感觉。人们读他的画，如同进入清净的自然山川，使疲惫的身心暂时得以休憩。

要充分了解陈玉圃的绘画艺术，必须先从他绘画所表现的意境说起。

第二章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之内涵

陈玉圃近年来在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以及部分省市举办过多次画展,也出版过不少绘画作品著作。看陈玉圃的绘画,我的第一感觉是能很快进入他的画境。他的画境约三类。一类是表现自然之美,如《春意之图》、《云水凄迷烟如织》等。这类绘画之中,山不高,看画时,画中的山仿佛就坐落在我们眼前,一抬腿就可以登上去。山中无他物,不过是一些草和树而已。那草嫩嫩的、幽幽的、细细的,散发出一股扑面而来的清幽之气;山中有树,参差地长在巨石之旁,或长在山间的石缝之中,老干刚健,新枝婆娑,在风的吹动下,摇曳多姿,树枝或轻轻地抚摩在山石上,或娇柔地垂在水中。水不深,碧波荡漾,一道道涟漪卷起水花,一阵阵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水上有一舟,有时坐一雅士,或读书,或泛溪,或垂钓。有时,野渡无人舟自横。清净的山水之间隐隐

